

關東石頭記

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关东大地上，他们无处话别，生死难知。

一首石头曲，点点离人泪。

这块小小的鹅卵石，承载着道不完的故事……

张树德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關東石頭記

张树德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东石头记 / 张树德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387-5218-2

I. ①关…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7423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刘兮

李天卿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关东石头记

张树德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387千字 印张 / 24.5

版次 / 2016年8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自序

自从少年时代我就爱书如命，家中的那些古书我看了一部又一部，尤其对那些章回小说更感兴趣。如《三言二拍》《三侠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及古典四大名著等。那书中的章回题目对仗工整，诗句也起着结前示后的作用。

到小学毕业，我的读书范围转移到了现代小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大批抗战小说我几乎全部看遍。也正是这批优秀的长篇小说对我未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很多几十万字的小説都让我一口气读完，此后，也就常在梦中当起了作家。

我下定决心，自己一定要当作家！别人写书我来读，我为什么就不能也写出两部书给别人看呢？这个想法在心中一直深埋了数十年，其中历经失学、“文革”，组剧团到处演出摔伤，而导致右下肢完全瘫痪……我偷偷地准备了大量的安眠药——准备自杀！

就算这样，我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仍然是“贼心不死”。

我把自己当成了一匹死马：自己看医书，坚持自身体能训练，自己配药试敏，自己注射，在自己身上进行那痛苦的针灸试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当时只有二十五岁的我——一匹死马终于变成了活马。

唉，这才叫往事不堪回首啊……

后来进城，工作繁忙之余，却始终忘不了我的“长篇小说”。

然而，这三十年人生最好的年华就这样白白地流逝了。时光这个老魔头毫不留情地夺走了我的青年、中年，又把我强行推进退休的老年队伍。我问自

己：难道这辈子就这样完了吗？我不甘心。可惜的是，自己学历太浅，时间又过得太快，更为自己这大半生一事无成而感到悲哀。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这才醒过腔来，终于提起了这支已感沉重的笔……

我要写书，这个几十年的梦想，终于摆上了我最重要的议事日程，然而，我心中却如严冬那乌云密布的旷野，不见一丝光明。素材在哪里？我的笔应该落在哪个点上？当时自己心中很明白，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样。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写什么，而是自己又能写出什么。我想起小时候听祖、父辈们讲的那些当年的经历，曾、祖、父辈几代人都受过日本人的欺负，这让我心中出现了一丝丝光亮，那些事情多少年都曾经在我的脑海里打转，更加之自己对文学创作本就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驱动我不能不把这些事情写出来。

在此之前，我曾经写过大量的诗歌、随笔、散文、游记等，而写长篇小说只能是在梦里。

在我的诗集里有这样两句：

天命立志犹未晚，十年苦功自然成。

就是这样的诗句总是在鞭策鼓励着我，让我立下志愿，一定要亲手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谁都知道，在众多文学作品类中，相比之下，长篇小说的创作最难驾驭，要求也是最高的。

多少年与长篇小说的魂牵梦绕，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冥思苦想，故事框架和情节在自己的心中、笔下逐渐形成，这就给后来想当作家的愿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通往作家之路搭建起一座桥梁。

为了实现少年时代就有的作家梦，我也开始呕心沥血了，半个世纪的梦终于有了一点儿起色。正是有了长辈们所经历的以及耳听口传的故事，才有我今天的一部部长篇小说，也是坎坷的人生之路给了我十足的信心——我一定能成为一名长篇小说作家。

我爱我的祖国，更爱祖国的大好山河。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一直都把艾青老先生的这句话铭刻在心，我也深深地热爱着这片黑土地，也真的为她流过不少泪水。我所居住的这

片关东的黑土地，曾经被日本侵略者霸占了整整十四年。这十四年中，我的祖、父辈们和大家的祖、父辈们受了多少日本人的气，日本强盗在东北三省以至中华大地上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所以，我的小说里总是离不开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故事。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关心国家兴衰的大事。国家昌盛，老百姓也扬眉吐气，国家落后就要挨打，那当亡国奴的日子可不是好过的。

翻开《中国近代百年史》这本书，不能不让我们触目惊心又义愤填膺：偌大的中国，被人家打个稀巴烂，反过来还要割地赔银子，又签订了那么多要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除了病死，就是冻死饿死……小小的日本几乎吞掉了大大的中国，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深地思考……

我心里经常想着日本七三一部队那灭绝人性的人体实验，经常想着南京大屠杀和一次次数不清的惨案，更忘不了外滩公园门前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该死的牌子……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这可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啊！为什么？凭什么？

朋友们，想想过去，牢记耻辱；看看现在，还有谁敢随便欺负我们，敢任意占领我们的国土吗？

有血性的中国人，过去的耻辱不能忘！“九一八”不能忘！

作者

2016年1月30日

目 录

自序	001
第一章 捞石送妹	001
第二章 生死离别	009
第三章 流浪遇救	021
第四章 不堪回首	025
第五章 身陷青楼	034
第六章 新仇旧恨	041
第七章 弃医从商	047
第八章 悲惨命运	054
第九章 香云之死	065
第十章 香梅之死	070
第十一章 恐惧之夜	092
第十二章 寻石致命	099
第十三章 再入风尘	103

第十四章	善良客人	113
第十五章	军官身世	121
第十六章	卖艺生涯	125
第十七章	方氏夫妇	134
第十八章	爆炸消息	147
第十九章	德才之辩	153
第二十章	成也萧何	157
第二十一章	鸳鸯错位	166
第二十二章	败也萧何	170
第二十三章	森森白骨	194
第二十四章	石头绝情	217
第二十五章	真相大白	227
第二十六章	焚烧日货	237
第二十七章	假石真石	253
第二十八章	贼身之契	274
第二十九章	政坛纷纭	287
第三十章	母子相逢	298
第三十一章	丹凤还巢	330
第三十二章	惊天炸雷	339
第三十三章	刚烈夫人	347
第三十四章	戮力同心	350
第三十五章	卧薪尝胆	367
第三十六章	一箭双雕	371

开篇词：

日德山东起烽烟，
百姓遭害祸连连。
夫妻父子难相顾，
骨肉分离哭苍天。
国运衰败黎民苦，
怨声只恨大头袁。
卖国求荣皇帝梦，
哪管百姓生死间。
向贵一家遭劫难，
各自坎坷受熬煎。

第一章 捞石送妹

五月的山坡上，到处绽放着各种不知名的小花，红的白的，黄的蓝的，它们的身材虽然很小，却也能不失体面地在季风中抖擞精神，仿佛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了它们的存在。

在山坡下，不知为什么被撂了荒的土地上，稀稀拉拉地长了不少蒿草及各种野菜。

不远处的茅草道上，一前一后跑着两个孩子。“贵子哥，等等我。”后边的小女孩儿大约五六岁，扎着两根羊角辫，胳膊上挎着一个小竹篮，里面装着一把小刀。身上那件已经上了两块补丁的花布衫，虽然褪了颜色，却丝毫没有影响女孩儿的美丽。她那圆乎乎的脸跑得有些发红，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忽闪着

长长的睫毛。“贵子哥，我跑不动了。”小姑娘气喘吁吁地停下来。

这个叫贵子的男孩儿转身回走了几步，把手伸给妹妹，“来，哥拉着你走吧。”“贵子哥，你真好。”兄妹二人拉着手越过一道土坡，来到了那片撂荒地，两个人开始忙碌起来。

贵子今年十岁。他身穿一套蓝色粗布裤褂，胸前的纽扣早已解开，腰后挂着一根绾在一起的绳子，一张微黑的圆脸上衬着一对真诚善良的大眼睛，个头上明显高出妹妹一截。从脸型上看，倒真像是一对同胞兄妹的样子。

贵子把那陈年的秸秆和枯干的蒿秆拣成小堆，然后再收敛到一起，还不时喊着：“兰儿，这有好吃的野菜，快来！”

女孩儿拎着小筐跑过来，“在哪儿？”哥哥用脚点着，然后放下手中的柴火，从筐里挑出几根野菜，“兰妹，这菜不能吃，药人的……这种菜能吃，只是苦了些。”

“贵子哥，你真行，能认那么多野菜。”兰儿笑着又不住手地挖起菜来。“这都是咱娘教的，等你长大些也都认识了。”贵子说着又去拣柴。

快正午了，兄妹二人都累得满头大汗，贵子扯着衣襟扇了几下脸，然后解开腰间的绳子打开来铺在地上，再把几堆柴火都抱过来放在绳子上，憋足了劲儿把柴火压实捆好。看得出，他干这活可不是外行。只见他拎起柴捆用力一甩便背到了身后，半弯着腰向妹妹走来，“兰儿累不累？快来，这有几棵大的，这还有……”他用脚指点着。兰儿跑过来连挖几下抖抖土扔进竹篮。

“贵子哥，我要热死了，也渴死了。”

“走，哥领你找水去。”

贵子说着走在前头，兰儿挎着小筐紧跟在后，兄妹俩向坡下不远处的小溪走去。

小溪的水很少却很清。贵子放下柴捆，又接过妹妹的小筐放在柴捆旁，然后拉着妹妹的手跑下岸坡来到水边，“兰儿，你在这洗洗脸，我去找能喝的水。”

贵子把妹妹安排在水边较硬实的地方，自己甩掉鞋子，挽起裤脚下了水。

由于多日无雨，水浅得刚没到脚脖子。他先洗了几把脖子脸，再蹚水来到对岸的一个小水坑旁，高兴地喊道：“兰儿快过来，这水能喝的！”

兰儿正在洗脸，听哥哥叫她，急忙脱掉鞋挽起裤腿下了水，贵子紧走几步，拉着妹妹来到水坑边。“贵子哥，这水能喝吗？”

“能喝，这叫泉水，你看，不是有一小股水流向上冒吗，很干净的。你等一下。”

贵子说着，三步两步跑上岸去，掐来两根野麦荳中间的一截。“兰儿，看哥教你怎么喝。”贵子把野麦荳衔在口中，弯下腰来把另一端插进出水的小孔旁，轻轻地吸起来。“哎哟！好凉快。”

贵子直起腰，把另一根麦荳递给妹妹，“看见了吧，就这么喝，不要用力吸，不然就吸进沙土了。”兰儿照着哥哥的样子喝起来。

“哎！真凉啊，真舒服。”兰儿笑着说。兄妹俩各自弯下腰，不小心两个人的头“梆”的一声撞在一起，兰儿捂着脑袋嚷起来：“臭哥哥，撞得我好疼。”贵子急忙伸过手来给他揉着，“不疼不疼，是哥哥不好。”两人又喝起水来。

兄妹俩喝足了水，拉着手往回走，调皮的兰儿挣脱了贵子的手，冷不防地撩了哥哥一身水。“太好了，真凉快。来，我也给你凉快凉快。”贵子捧了一捧水，吓得兰儿抱着头喊道：“贵子哥哥饶命。”看着妹妹那滑稽可爱的样子，贵子笑着洒开了手中的水。

他大弯着腰仔细地看着水底，企盼着能抓到一条小鱼小虾，哪怕是一个小蝌蚪也好。可是找了半天却什么也没看到，忽地他发现了什么，大声叫起来：“兰儿快看！”

妹妹顺着哥哥的手望去，“什么呀？我什么也没看见。”“兰儿，你站着别动，我去捞给你。”

贵子侧身走了两步，水被蹬浑，什么也看不清了。他停住脚不动，等水慢慢澄清，就在他的脚边，一个圆圆的、黑黑的小东西在发光。他弯腰拾起来，“哇！好漂亮的小石头。”

这是一个比蛋黄略大，又带两道白杠的、圆润光滑的黑色鹅卵石，真是可爱极了。贵子弯腰涮净了石头上的泥沙，托在手掌心上端详着。

“我要我要。”兰儿溅着水跑过来，伸手就夺。哥哥却把手高举起来，兰儿哪里够得着？气得她撅起嘴巴，鼓着腮帮上了岸，“哥哥坏，我不要了，也不跟你好了。”

贵子见妹妹生了气，急忙上岸哄着：“好兰儿，哥逗你玩呢，这么漂亮的小石头不给你给谁呢？来，拿着。”兰儿拗着不肯伸手接，那撅着的嘴巴却放下了。

“你真的不要了？这么好看的小石头扔了可惜，没办法，我要它也没用。”贵子攥着小石头假装向远处一扬手，“扔喽！”

见此，兰儿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哥哥坏，哥哥坏，我再也不要贵子哥哥了。呜呜……”

贵子急忙拉过妹妹把小石头塞进她的手里，“你看我没扔，快拿着，别哭了。这样吧，你罚哥背你二十步怎么样？”

“好哇好哇！哥哥要背我了。”兰儿立刻破涕为笑，把小石头贴在还挂着泪珠的脸上，一边跳着叫着。

贵子笑着蹲下，“来吧，哥愿受罚。”

兰儿兴奋地趴在贵子的背上数着：“一步，两步，三步……十步，好了好了，不背了，快放我下来。”

“还有十步呢。”

“不背了，我要下来。”兰儿在贵子的背上挣扎着，贵子只好放下了她，“怎么才背十步就下来了？”

“贵子哥很累，还得背柴呢。”

贵子这才明白的妹妹的意思，“好兰儿，知道心疼哥哥了。”

“下回再逗我哭，还罚你。”

“好好，下次再逗你哭，罚我背你一百步，行了吧。”

兄妹两人穿好鞋子上岸，贵子背好柴捆，兰儿挎起小筐朝家走去。

在回家的路上，兰儿一边挎着小筐，另一只手不停地摆弄着小石头，一会儿放在嘴上亲一亲，一会又在脸上贴一贴，真像是得了宝贝一样。口中还不停地叨念着：“小石头，小宝贝，今天晚上搂你睡。”

诗曰：

小小石头暗情牵，苦恨痛别十七年。

若非石头来作证，怎结后来石头缘？

在一所不大的院落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两间低矮的草房前收拾东西。她个子不高，瓜子脸，一对明亮的眸子里充满忧郁。齐眉的刘海儿和盘在脑后的发髻，再衬上这套半长的又镶着彩绦的浅蓝色布装，倒真带有一种古典美人的丰韵。

只见她停住手中的活计望着院外，本就忧郁的脸上又蒙上一层云雾……丈夫同两个伙伴去闯关东，一走就是五年，音讯皆无。

记得那年她带着五岁的贵儿送丈夫出村时那相互间的千叮咛万嘱咐：“贵子娘，我这一走，多则两年，少则一年即回，扔下你一个人在家受累，我真不忍心哪！儿子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照看他呀！”

妻子点着头，“你出门在外可事事都难哪，千万保重身体。听说关外的冬滴水成冰，要能挣点钱就先买件皮袄穿吧……”

“爹，我不让你走，不让你走。”五岁的贵子挣脱了娘的手扑向了爹爹，抱住爹的大腿哭起来。

父亲抱起儿子，抹去他脸上的泪珠，“贵儿，在家听娘的话，爹去挣钱给你买好吃的好玩的。”父亲把脸贴在儿子的脸上，禁不住哽咽起来……

贵子搂住父亲的脖子不肯松手，“爹，我不要好吃的好玩的，还是别走吧，别走……”

“戴大哥，快走吧！”走在前面的一个同伴喊着。

父亲不得不掰开儿子的小手放他在地：“好贵儿，跟娘回去吧，听娘的话，啊。”“贵子他爹，你可要保重自己呀！”贵子娘已是泣不成声。“他娘，你也要注意身体，还有儿子……”

老戴苦着脸转身向前走去。“爹，你别走……”贵子张着一双小手向前跑去，被母亲拽住抱在怀中，“他爹，有落脚的地方可想着捎个信儿回来……”

母亲用衣袖拭着那止不住的泪水，她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抱着儿子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

日子一天天过去，真是越穷越添嘴。老戴走了没两个月，这本来就缺吃少穿的娘儿俩，生生地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那天，娘儿俩在打柴回来的路上，一个用破花被包着的婴孩儿在路旁的野兰花丛中没命地哭号着。

看看四周没人，娘儿俩紧走几步来到跟前，看不出这个圆脸婴孩儿是男是女。母子俩对看了一下，那意思很明白，他们都在问对方：“怎么办？”

只见母亲咬咬牙，动了动身上的柴捆，“贵儿，走。”

“娘啊，没人管她不是要饿死吗？”贵子哭丧着脸说。

“好孩子，我们也没有什么给她吃呀，走吧。”母亲扯着儿子的手转过身去。

儿子使劲挣脱了母亲的手，“娘！这里没人，会让野狗咬死的……”儿子看着那个还在哭号的婴孩儿，难过得哭了。

听了贵儿的话，母亲心中一惊！哎呀！这事自己怎么没想到，“孩子，娘只想家里没什么东西喂她，这么小的孩子，带回去怕饿死，不如让她在这等着有愿意收养的人捡去……”

母亲说着停住脚并转回身，她看着儿子那不停流泪的眼睛，“贵儿，你愿意让娘把她抱回去？”

“娘啊！把我吃的菜粥分给她一半儿行吗？”贵子那两道哀求的目光紧盯着母亲的脸。

母亲的心软了下来，“孩子，她太小，野菜粥怎么行？”

母亲说着摸了一下儿子的头，“好吧，娘要想办法养活她。”

“太好了！娘，我去抱。”贵子说着，带着泪水高兴地跑过去抱孩子。

“贵儿，还是我来吧。”尽管母亲背后的柴捆很重，她还是抱起了孩子。婴儿停止了哭声，似乎感觉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看着这张圆圆的、可爱的小脸，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

一路上，母亲的心就像背上的柴捆一步比一步沉重。是呀！这张小嘴儿可让她拿什么去填呢？婴儿大概是哭累了或者知道了自己又有了依靠，竟然甜甜地睡在了母亲的怀中。

贵子娘知道，怀中的这个小生命今后将与他们母子俩紧紧地连在一起。

回到家中，母亲把被子打开来，正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是个女孩儿。贵子高兴地喊起来：“我有小妹妹喽！”以前贵子娘曾经羡慕过有儿也有女的母亲。可是生活的艰辛使她庆幸自己再没有孩子。“有贵儿一个就够了。”她总是这样对人说。

现在，日子比从前更加贫困，丈夫又远离家中，她一个女人家要拉扯两个孩子，今后的困难可想而知……

母亲找来几块旧的软布给孩子换了尿布又包好，小东西又大哭起来，一张小嘴两边乱拱着找吃的东西。“贵儿，快来晃晃她，我去弄点什么。对，就这样。”贵子照着娘的样子扯着被角晃动着，却止不住孩子的哭声，贵子又急又气，自己也哭起来。

母亲打开面缸，在那要见底的缸里舀出了半碗面，点火把锅烧干，把面倒进去之后，用铲子不停地翻动着。待面的颜色变黄后又加一碗水，搅匀后加火少许，开了锅便盛了出来。一碗稀乎乎的面糊粥端到了孩子跟前。

小女孩儿大概是累了，已经停止了哭声。贵子的小手依然扯着被角晃动着，脸上还挂了两颗泪珠。

“有她哭就够了，你怎么也陪着哭上了？”贵子娘看着儿子说。

贵子不好意思地抹去脸上的泪花，“我没哭，是它自己流出来的。”贵子娘笑着摸了一下儿子的头，开始喂孩子，她不时地吹着小勺上的面糊。

小女孩儿大概很久没吃东西了，小勺一触及她的嘴唇便大口吞食起来，还不时地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贵子在跟前看着，两片嘴唇也不停地抿着，他也很饿了。

“喂完小妹就给你弄吃的去，娘知道你饿了。”

“娘，我……不饿。”贵子想着自己说省下一半菜粥给妹妹吃的話，咽了一口唾沫摇着头否认着。

“娘，我们给小妹起个名字吧。”

“是呀，得起个名儿，叫什么呢？贵儿，我们不是在兰花儿旁捡到她的吗？就叫她兰儿吧。”

“好听，真好听，兰儿小妹，你有名字了，听见了吗？”

此后的日子里，贵子更加懂事，他经常主动承担起家里的零活，好让母亲腾出时间出去给人家做针线活。贵子娘也常把女儿背在身上出去打零工，做针线绣罩单等，挣得些零钱多数都花在了女儿的这张小嘴上。眼见得兰儿一天天长大，牙牙学语，并且越来越可爱，这往往让贵子娘忘记了那野兰花旁的婴孩儿，她总觉得兰儿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时光荏苒，相依为命的母子三人总算是熬过了这难熬的五年……

“娘，你快来看！多好看的小石头。”女儿的喊声把贵子娘从遥远的五年前呼唤了回来。刚跑进院里的兰儿还没来得及放下菜筐就高兴地把小石头托到娘的面前。

母亲接过石头端详着，“哎哟！是好看，从哪儿弄来的？”

“是哥哥从小河里捞出来送给我的。”兰儿说着从娘手里接过小石头贴在脸上。

“娘，为了这块小石头她还哭了一鼻子呢。”贵子放下柴捆笑着说。

“没有没有，我没哭，净瞎说。”兰儿摇着脑袋不承认，并向哥哥筋着鼻子使劲地“哼”了一声。

对于五年前的事，贵子时常是模糊不清。他总感觉兰儿就是自己的亲妹妹。可是，那兰花丛中婴儿的啼哭声，却还记得真切。他甚至觉得，要不记得那哭声，兰儿不就成了自己的亲妹妹了吗？那该多好。

生活的艰难，使这娘儿仨经常用掺和一大半野菜的面糊糊充饥，就这样还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父亲刚走那一两年，贵子总是念叨着，盼着爹爹早日回来，可是娘总要截断他的话：“别叨咕了行不行？要能回来早回来了。”娘说完转过脸去。

贵子知道，此时娘的眼里正含着泪水，娘嘴上不说，心里可更惦记爹爹，为了爹，她在背地不知流了多少泪水。懂事的贵子只好装作不见，自己也只能克制着不再提爹回来的事了。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儿不假。

自从有了小妹，贵子活活成了个小大人儿了，有时他背起兰儿去挖野菜，收拾院子。眼见得儿子女儿一天天长大，贵子娘想着一去不归的丈夫，只能暗自伤心落泪。她对兰儿视如己出、百般疼爱。这一对可爱的儿女，给母亲那思念一去不返的丈夫的悲戚心里，增加了不少慰藉。

第二章 生死离别

这年农历八月的一天，是中国人民奇耻大辱的日子，日本和德国这两只洋狗在我国的山东半岛上撕咬起来。

这是为争夺青岛及胶济铁路全线的权益而发生的一场战争。恬不知耻的袁世凯竟然给两伙强盗划出战区，允许这两只饿狗在我们国家争夺我们的土地和铁路。

他们胡作非为，可坑苦了战区的百姓。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只好四处奔逃，哭天号地，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这些从德国人手中抢去青岛与胶济铁路的东洋鬼子们，正以胜利者的狂妄姿态，有恃无恐地对中国百姓进行着惨无人道的烧杀奸掠，把他们统统赶到距铁路十五公里以外的地方，稍有怠慢，即杀之。铁路沿线的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不少年轻女人失了踪……

戴家母子三人当然也在劫难逃。

在一片荒凉的草地上，一条蜿蜒的小路如长蛇般伸进不远处的树林中。一群人扶老携幼，惊恐地喊叫着穿过大路，奔向荒草地那边的树林。

就在这条弯曲的小路上，跌跌撞撞地跑着戴家母子三人。一群荷枪实弹的东洋兵见人就追，就杀。这里距铁路还不到十公里，大路边的壕沟旁已经横卧着两具尸体……

贵子与兰儿被母亲一边一个地扯着，刚跑到树林边，就被日军发现了，十几个东洋兵号叫着向树林包抄过来，他们见贵子娘年轻漂亮，有几个家伙已经是眉开眼笑地慢慢凑过来。

贵子娘气喘吁吁地晃着两个孩子的手，“贵儿，兰儿，在这紧急关头，娘